

头条诗人

获得了若隐若现的幸福(组诗)

○丁玮(南京)

重逢

再见也不过如此
街边的货郎喊着相似的声音
月光下的石板街
踩碎了人影
一条臭鳊鱼混着斤斤计较
那熟悉的味道
流过千百张面孔
记不清多少次的抬头仰望
心脏里有河流逆行
怦怦……
枪声熄灭了心灯
扑满金粉的蛾子已去
回到日常
金黄的梧桐叶里
埋着不会变化的纯净

远足

从未认真对待
一次远足
像喜鹊躲进桦树的阴影
长尾抖动着
初冬最后一缕温情
不确定的路径

在荆棘中寻
苍耳储存了双腿的记忆
一根根竹竿
戳动自然的心
不承认开始就不会迎来结束
将招摇在枝头的欲望
认真摘下
黑色的布袋
被四季游弋的诗意填满
离开的时候
一只小指长的草蜢
遮住荒草丛
满天的风早淹没了来时路径

青苻中鱼鳞闪耀

回味里希声
时间的喘息声
框架撑起空间不可见
这样平凡又悠长的
暂歇
出现在草丛中、办公室里
以及对话结束之后。
忍着怜爱地环顾
窃喜的心将周遭涂成姜黄
然而时至今日，这印记之上

空无一人：
内容皆在画幅之外
跋涉在山水之间
心在尘世
沸腾又冷却
青苻中的鱼鳞

这悠长的散步

散步就像是白天悠长的喘气
为了这珍贵的体恤
黑夜磨圆了草坪的直角
路畔的石子发出幽微的白光
夜晚的风
带着宇宙不可捉摸的能量
轻轻掉掉
白天心灵沾染上的无痕之尘
眼睛
长出黑色的无垠之翅
而心，专注于
当一盏路灯将光投射到地面
一棵绿树和草坪的
纯粹幸福
光的触手正在天空
抓取渴望，和孤独的清冷
将记忆捆上麻绳

再墩一墩
三言两语挤出时间的薄唇
不用唤醒皓月
云彩饰以鸟身
双脚起伏着大地的酣梦

生命的不规则幸福

金鸡菊按捺住心跳
秋 凝固在黄土地上
秋英的种子钻出冬日长袖
嘘……
请保持谦逊——
鲤鱼已经来到切面
啃食生命的不规则 好奇
弯道的拐角
有某一种尽头正在加速朝我们靠近
别着急开口。让不确定持续
冬日的阳光
覆盖你我以金黄 无分别
擒住其中一缕
绕在指头上
似乎获得了 若隐若现的幸福

个人简介：丁玮，女，80后，现居南京。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中学生亲情诗二首

爷爷的星星童年

○武梦瑶(南京)

童年，那片夜空是爷爷的画布
星星，是他亲手编织的童话
每一颗跳动的音符
都在时光的长河中奏响
群星漫步，星光交织成了一张大网
将我的童年温柔地包裹着
那是如此甜美的时光
每一刻都闪耀着光芒

然而，命运的暴风雨却在那一晚肆虐
我的爷爷也化作一颗流星
悠然地划过夜幕
似一只孤雁，在寒风中独行
他拥入了大地的怀抱
如一片飘落的树叶，
终于归于一片寂静

我呆立在原地，仿佛被黑暗
迷茫笼罩了我的灵魂
我在回忆中漫无目的地徘徊着
像迷失方向的船只失去了港湾

我的星星好像丢了
却不知夜空的某个角落
又有一颗星星悄然出现

我缓缓地抬起了头，
泪水在眼眶
滞留了许久
却也始终落下了
我努力地寻觅着
寻觅着那已逝去的童年和星星

注：武梦瑶为南京溧水区石湫中学八(4)班学生。

十八步

○倪星阳(南京)

从客厅到厨房
是十八步
少时我钦佩的目光
总落在母亲的步伐上
她回应我的语句中
流淌出丝丝自豪

在厨房的烹饪喧嚣中
在客厅的关切叮咛中
我长大了
十八步也长大了
在秒针平稳的步伐中
在指针划过的圆圈中
我的步伐快了
母亲的步伐慢了

回首
岁月从如涛的喜悦中飞过
岁月从如岳的磨砺中穿过
岁月从点滴的积累中流淌
带来了成长
带来了沧桑

只是疑惑渐渐明了
母亲的青丝为何不复
那十八步为何不再
答案
便在那无常的岁月中
从客厅到厨房
一共十八步
从我的心走到母亲的心
要多少步呢

注：倪星阳为南京溧水区石湫中学八(2)班学生

张泯剑诗歌三首

○张泯剑(句容)

读诗

千年的风景仍藏于黄表纸中
一再推敲的词句已成经典
平仄之韵像一具古琴
春风拂过，典雅的音质
风透纸背 丝毫未变
流水和白云在字里行间流转
落叶的诗句层层覆盖在山径
历朝历代如雾涌潮退
只有一丝丝的秋风依旧悲悯

那时候就连樵夫也嫌林密山深
几十年修行难遇上一个求道的人
那时候的无根水
一半用来服药，一半用来磨墨
书信，一封托付出山的溪水
一封交于夜歌的鸿雁
那时候溪水可以净身，可以正冠
那时候的山谷可以寄傲，可以疗伤
桃花盛开的夜晚不必点灯
枕着空响的松风偃鹤而眠
那时候亲人遥远
茅屋流下的雨水满是寂寞的松子味
忽明忽暗的月亮是半只故乡的镜子
不染纤尘的崖石上，
枯坐着不归的沉吟

今天，我卷起活在诗里的千万山水
踟蹰于荒凉而寂寥的路上
每读一句，就推开一扇幽静的柴扉

秋风凉了

懂我的扇子终于被放长假
退休成一柄无关紧要的古董
庭院里
执著的树落下了叶子
蝉声也多了几分淡泊

投稿邮箱：jsjjb2025@163.com

有一个地方叫故乡(外二首)

○徐中裕(广东)

拂去岁月的蹉跎
一行行厚重的脚印
留在一行行深浅的梦境

那些背离不开的深情厚谊
在赤土地里映照着勤劳的身影
一点一滴汗水濡染生活的艰辛
在那片贫瘠的山林地带
见证了时空藏匿着的温暖

小路牵起夕阳下瘦瘦的时光
薄薄的风扬起炊烟的愁绪
听闻着按树林传来的呼唤
那是故乡最亲切的叮咛

父亲的犁耙翻起春天的景色
让一直躬身劳作的母亲
收割着填不饱的峥嵘岁月
他们额头留下粗浅不一的沟壑
却悄悄地揉疼了生活

如果一个地方
不管离开多久多远
它依然安静祥和
依然那么令人感到亲近
我想它一定就是故乡

灿烂

是的，我依然喜欢
那面被晨光反复渲染的海面
尤其喜欢
那些从远道归来的候鸟
无论相隔万水千山
它们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熟悉的家园

我喜欢，枝叶茂盛的红树林
它用纵横交错的根系
汲取大地母亲甘甜的乳汁
撑起一片绿意盎然
或凭借繁茂湿润的绿荫
为南来北往的鸟儿搭建一座
抒发情感的豪华舞台

是的，我喜欢在灿烂的日子里
放空内心所有的忧郁和烦恼
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张开臂膀拥抱着美好的一天

多么温暖的家乡

是谁把你宠得如此可爱
以冬天的名义
拥抱着春天的笑脸

我赞美你每条河流和绿野
借寒风犁过的想象
耕读你不息的热情与活力

我赞美你温柔体贴的夜晚
凉风习习吹来诗意的心情

我更赞美家乡的大海
赞美每一朵浪花
使我深知辽阔和生生不息的美好

那些沧海桑田的过往
那些逝去不再复返的青春
请也接受我的赞美
是你把我推上幸福的向往

我庆幸相逢于这个和平的时代
致敬在理想路上继续奋斗的人们

我还要赞美家乡无处不在的笑容
在街道 在田间 在每一个角落

哦，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我最温暖的家乡

作者简介：徐中裕，广东湛江人，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作家协会理事，湛江市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南京政治学院。诗歌作品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网、《湛江日报》等媒体，著有诗集《等风儿再起》。

百家诗选

第一次明白

○王成家(湖南)

时间在你啼哭里融成软糖
我托着这三千两百克的人间
你睁眼，笑便落在我的心上
你是道猝不及防的光
穿透生活的暗角
照见父母皱纹里
我从未读懂的牵挂
你睡时，呼吸漫成潮汐
嘴角浮着浅浅的梦的浪花
我伏身辨认那些唧唧的密语
渴、饿，或尿布上潮湿的太阳
等你长大回望
我或许已静默如石桥
但此刻只想做挺立的乔木
把每一场雨挡在枝叶之上
我的女儿啊
是你交还我整个世界的完整
也让我终于明白
我早就是你最初的那片苍穹

白云寺

○刘军(山东)

为什么，总是提起云蒙山
提起，山上的白云寺
白云寺收納了
鬼谷峪，燎星峰，青檀沟，蝎子城
收納了
齐国军师和一队兵马后
云蒙山缩了缩骨头
成了琵琶山

白云寺一直以雪的身份
与云蒙山对话
我，从它遗落千年的白里
捡起几块遒劲的骨头
掸一掸世上的尘土

白云寺给出一方寂静
云蒙山就能开出一朵莲花
给出一方巾帕
就能擦亮纷飞的人间

托付

○张敬君(云南)

把自己托付给自己，像
一棵树在大地挺立
不同于白云在蓝天的浮游
它需要埋根九泉的坚实
需要挺直腰杆的无惧
需要触碰雷电的昂扬，和
迎战风雨的奋发
疼痛了自己安抚心脏
受伤了自己舔舐伤口
有时候被拦腰折断
也要从断桩上拔地而起
如果做不了头顶的太阳
便要把自己坚硬的身躯埋进土里
或许，成炽热的黑炭
或许，成一条挂满刀剑的石头

风从门缝挤进来

○张明霞(河南)

炉火燃烧
炉上三三两两花生在跳舞
冒着烟雾的罐子，在煮陈年旧茶
一把旧琵琶弹起了青云端
屋外，梧桐树挂满凌霄枝
十里铺的小店又开始吆喝
豆腐哦，米糕哦
在这满天飞雪下
更显得苍茫
风，想从门缝里挤进来
可惜，被屋里热闹吓得逃窜
回到西山，滚一个圈
在来年桃花开时，
再来唱南枝曲

如皋的怀想

○龙檀石(南京)

碧沱湖上，
流光在柔波的褶皱里摇滚。
我挥别已久，
却止不住将如皋深深怀想。
千万片枫叶正朝我匆匆张望，
相约梦乡、聊寄思量。

玉带河上，
梵音在瓦蓝的明镜里悠扬。
我才敛眉愁，
又止不住将如皋深深怀想。
千万缕夕阳正唤我尽诉衷肠，
仗剑他乡、地阔天长。

怀想，
深深怀想。
那些年的春暖秋凉，墨丈寻常，
全都酿成我对如皋的念念不忘。

冬之序曲

○烽火烽火(扬州)

冬天来了
煞风
手持长鞭
抽打不愿与母亲分离的叶儿们

它咆哮着
狂吼着
疯狂使劲地挥鞭
叶儿们只能
忍着疼痛流着伤心的泪离母而去

树妈妈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开
心痛难忍
思念成疾
瘦成了一幅古画

深冬红果

○王秀娟(河北)

深冬的枝丫间
还缀着些海棠红果
零星的叶子，
半卷着黄绿
在冷风中颤动飘摇

每一次经过，凝望时
它总在高处闪着光
寒风凛冽地吹
它却始终不肯坠落

雪终究是来了
它就是不落，不落啊
它挂在晶莹的枝头
一簇幽红，把深冬寂寥点燃

不是不肯飘零，志忑消逝
是有些坚持与守望
必须经过寒冬的淬炼
才能把希望种在春天

忆排长

○郑周成(贵州)

午后，秋风徐徐
送来久违的声音
尘封的记忆，被慢慢唤醒
您的身影如秋阳般浮现
那年，警调排迎来新军官
一身国防绿，疾步踏进营房
空气凝滞的刹那
哇！一个军礼撞碎沉默
“排长好！”在狭小空间回荡
您微笑说：“同志们好”
寒暄后，走向训练场
您标准的动作，带着松柏的倔强
让我读懂军人的脊梁
严肃与温情，刻进时光
而今，我摩挲褪色的肩章
梦想重回军营
那抹绿，仍是心底不落的太阳

一个电源插头的觉醒

○胡忠喜(甘肃)

在这面巨大的墙壁上
开孔，埋线，串联
被精密设计的线路
如芯片，如巨网
它把自己緊緊嵌入插孔
如同一个被罚面壁思过的人

一个电源插头无外乎两种状态
插入或拔掉
它一米多长的裸露的尾巴
尚自如地扭动
此刻，正在发呆的我
正将自己从工作中拔掉

有时，不通电
就能连接浩瀚的星空

仙人冲画家村

○金从华(安徽)

祥云寨的松涛夹着仙气
左慈踏碎了魏蜀吴的尘嚣
青石板练不出长生丹
燃尽岁月后 淬成一身清白
银孔的空穴 吹来远古的风笛
仙翁的棋盘 如鲜活的事世
无心的事 让人有心想
旧时光带来的多是新意境
小三线的兵戈 在此折戟沉沙
机声渐小墨香渐近
戏垣生丹青 遗址缀诗行
仙人冲 不再是个传说的部落
调色盘浓缩下 天光云影
画笔流淌着枯容清欢
熙攘着 拾掇着诗文游戏
让红夜的光 幻化成一缕炊烟
仙人把两千年的灵感
氤氲成一幅 富春山居图